

第二章

傷寒之意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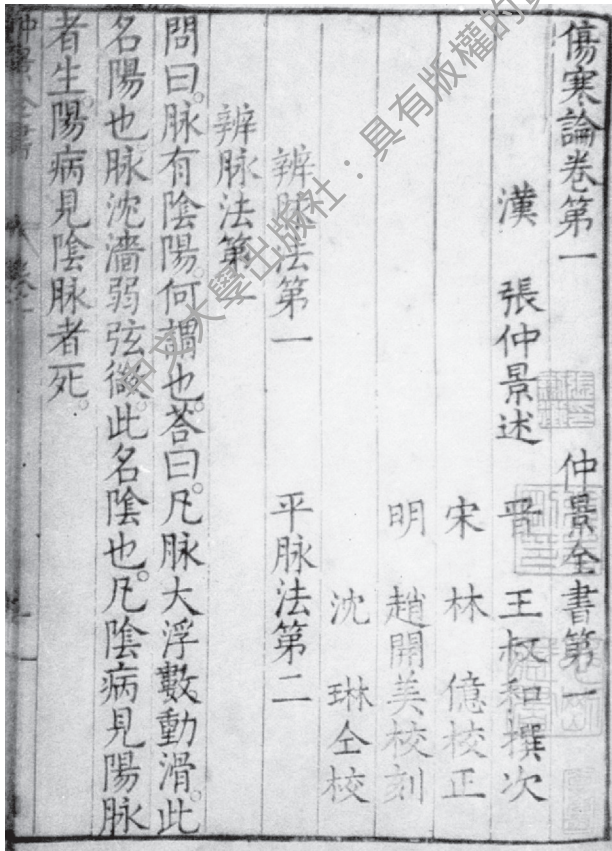


陰陽者，天地之道也，
萬物之綱紀，
變化之父母，
生殺之本始，
神明之府也。

一、傷寒論說什麼？

從這一章開始，我們將對《傷寒雜病論》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討論，在討論這些問題前，應該首先弄清楚這部書是一部什麼樣的書。我想這個問題，我們可以通過論題、通過書名來解決。

◎「雖未能盡愈諸病，庶可以見病知源。」



1. 傷寒的含義

傷寒，是我們討論的這部書的核心，有關它的含義我們應該很清楚。傷寒這個概念，在《素問·熱論》裏有很明確的定義：「今夫熱病者，皆傷寒之類也。」這個定義說明了傷寒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，那就是發熱的特徵。凡是屬於發熱性的疾病，或者說凡是具有發熱特徵的疾病都屬於傷寒的範疇。

《內經》對傷寒的這個定義，是從最基本的點上去定義的，但是，擴展開來卻顯得很泛化，不容易把握。為此，到了《難經》的時候，又給它作了一個更具體的定義。《難經·五十八難》云：「傷寒有五，有中風、有傷寒、有濕溫、有熱病、有溫病。」《難經》的這個定義說明了，這個具有發熱特徵的傷寒常見於五類疾病裏，哪五類疾病呢？就是中風、傷寒、濕溫、熱病、溫病。稍稍具有臨床經驗的人就能感受到，《難經》給傷寒的這個定義確實很具體，臨床所見的發熱性疾病，大多也就見於這些疾病裏面。所以，要研究傷寒，就應該著眼於上述這五類疾病。

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，就是《難經》中談到兩個傷寒，第一個傷寒當然是總義的傷寒，也就是《素問·熱論》講的傷寒，現在的教材又叫它廣義傷寒；後一個傷寒是分義的傷寒，又叫狹義傷寒。而我們這個論題上，書名上的傷寒，當然是指第一個意義上的傷寒，這一點不容混淆。這個問題弄清了，我們就知道張仲景並不偏重於談寒，他也談濕溫、熱病、溫病。

2. 雜病的含義

傷寒是《傷寒論》或者《傷寒雜病論》這部書的經，但還有一個緯，這就是雜病。雜病與傷寒相比，它具有什麼意義呢？這裏先講一個「文化大革命」的故事。

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王洪文當上了黨的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，但是，大家都知道他一個保衛幹事，能有什麼特別的才幹？有一次當時的副總理鄧小平就問王洪文一個問題，說中國到底有多少廁所，讓王洪文告訴他。王副主席一聽這個問題，當時就愣住了，這個問題我怎麼回答？我又沒有作過具體調查，毛主席不是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。看到這個尷尬的局面，總理便在一邊解圍說，這個問題不用作調查，中國就只有兩個廁所，一個男廁所，一個女廁所。

這雖然是個玩笑，但是，哲理卻很深。聯繫到傷寒與雜病的概念，如果我們從發熱的角度去認識天下所有的疾病，那麼，天下的疾病也無外乎兩個，一個就是具有發熱特徵的疾病，一個就是不具備這個特徵的疾病。天下的所有疾病中，要麼是發熱的，要麼是不發熱的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這麼回事？現在，既然發熱的疾病讓傷寒占去了，那麼，不發熱的這一類疾病就非雜病莫屬了。所以，一個傷寒，一個雜病，已然將天下的疾病占盡了，這就是傷寒與雜病的真實含義。

弄清了上面這個含義，可以解除我們許多的顧慮。過去我們常會擔心，光搞一門傷寒會不會太局限了？擔心搞傷寒的只會治外感，不會治內傷；只會治傷寒，不會治溫病；或者只會治內科，而不會治其他各科的病。現在我們知道了《傷寒雜病論》是一部什麼樣的書，知道了它的研究範圍。這些問題清楚了，怎麼還會有上面的擔心？所以，讀古書，對書名的理解是很重要的。

3. 論的含義

◎關於經典的意義，可參看45-53頁的內容。

書名的最後一個字是「論」，大家也別小看了這個字。論在古代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，是一個與經相對應的概念。所以，要搞清楚論，必須首先搞清楚經。

「經」是什麼？經就是經典。中醫有中醫的經典，道家有道家的經典，佛家有佛家的經典。這個經典意味著什麼呢？它往往代表某一門學問裏最權威的東西。經典產生的時代，往往就是這門學問最成熟的年代。這與現代科學的發展模式是不同的。經典的這樣一個特性決定了我們要研習這門學問，就得依靠它，這一點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。而經典的另外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的作者。經典的作者是很講究的，像佛家這門學問，只有釋迦牟尼所講述的那些著作能夠稱經，其他後世的這些著述統統不能稱經。儒家的學問也是如此，只有孔子的著述，或孔子刪定的詩、書、禮、易能夠稱經，而後世的那些同樣也不能稱經。經典作者的這樣一個特殊性使我們發現，他們都是這門學問的開山祖師，只有開山祖師的東西才能稱經。開山祖師亦稱聖人，像儒家這門學問，只有孔子能稱聖人。所以，孔子又被稱為「大成至聖先師」，而孔子以後的人統統不夠聖人的條件，要稱的話，最多勉強稱作亞聖或後聖，亞於聖人、後於聖人。

那麼，上述的這些聖人，上述的這些經典的作者滅度以後，後人便要對這些經典進行詮釋，進行發揮，這些對經典進行詮釋和發揮的著述就稱之為論。所以說論是與經相對的概念，沒有經就沒有論。我們從手頭的這部書叫論這個名字，就知道它是詮釋和發揮經典的著述。

上述這個關係清楚後，我們就會發現，在中醫界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，那就是把造論的作者當成了醫聖，反而作經

的黃帝、岐伯沒有稱聖。這個現象當然有它的原因，張仲景對中醫的貢獻太大了，他於危難之中拯救了中醫，中醫之所以能夠延續到今天，張仲景是功不可沒的。正是張仲景的這個功績，他被越稱為醫聖，他的論亦成了經。但是，作為張仲景自己，他是很謙虛的，他並沒有把他的著作叫「傷寒雜病經」，這一點他要比後世的皇甫謐、張介賓高明。

有關經論的上述含義，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關係來說明，那就是「體」與「用」。經為道之體，論為道之用。經以言體，論以明用。沒有體不行，如果我們沒有強健的身體，那一切的理想都會落空。所以，體是基礎，沒有它不行。同樣，用也很重要，有體而無用，那這個體的意義怎麼體現出來？我們光有強健的身體，卻不去發揮作用，那麼這個身體有什麼意義呢？還不是臭皮囊一個！

因此，體與用、經與論就是這麼一種關係。這樣我們就知道了，要學好中醫，經必須讀，論也必須讀，而《傷寒雜病論》呢？它既具有經的一面，又具有論的一面，它既言體，又明用。就是這麼一部著作，大家看應不應該讀，應不應該把它作為依靠處？

◎《傷寒論》是一部經論合一的中醫典籍。

二、認識陰陽探求至理

上面的論題搞清以後，這就開門見山了。接下來的是要提出三個問題：第一，《素問》裏講：「今夫熱病者，皆傷寒之類也。」明明熱病就是熱病，怎麼要把它歸到傷寒呢？寒與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，這是為什麼？第二個問題，它與第一個問題也有聯繫，傷寒就是傷寒，就是一個病嘛，《難經》為什麼說「傷寒有五，有中風、有傷寒、有濕溫、有熱